

2024.11.30

星期六 甲辰年十月三十

今日4版 第8656期

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
邮发代号 25-50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“诗词的女儿”，走了

2024年11月24日夜晩，南开大学“迦陵学舍”门前摆满黄白两色的菊花，很多鲜花上附有手写的卡片，用古雅的诗句，讲述着无声的思念和告别。校园内，不时有年轻人加入排队献花的行列，直至凌晨仍不断有人前往。他们都是来送别“迦陵学舍”的主人——南开大学讲席教授、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叶嘉莹的。当天下午3点23分，叶嘉莹因病去世，享年100岁。

“诗词的女儿”

如果能够亲自聆听一场叶嘉莹晚年在南开大学的讲座，相信所有的听众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妙处。在各种各样的视频录像中，叶嘉莹永远都能为台下的学生呈现一种优雅的仪式感。她那冷静平和的表情，特意搭配过的素色外套和鲜艳花色的长围巾，带着链条的精致眼镜，以及娓娓道来的、带着北方口音的柔声吟诵，总能让前来的人感受到一份安宁与平静。她讲苏东坡，讲李商隐，谈论这些诗人、词人和他们所在的时代时，常常是随兴所至，旁征博引，在一个大圈子之后，再讲回原点，那种详尽的程度，以及深入理解的能力，让人感到，她仿佛真的曾经抵达过过去的那些时代，也真正深入过这些诗人的内心世界，与他们灵魂共通。

曾为叶嘉莹拍摄过纪录片《掬水月在手》的中国台湾导演陈传兴明白这种感觉，多日的跟踪拍摄，让他深刻地知道，叶嘉莹文静外表背后蕴藏着多么大的知识量、情感和能量。当时，为了拍摄这部片子，他已经花了数年时间做了很多关于诗词的功课，结果到开拍的时候还是觉得，知识实在是不够用。他回忆，他在现场，每次都要背一大袋的书，随时要翻开查找，但即便如此，时年96岁的叶嘉莹在采访现场的随口发挥，还是会让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查起资料。

著名作家白先勇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，但据他回忆，读书时，求知若渴的他宁可逃掉自己的专业课，也要跑到“座无虚席”的现场去聆听叶嘉莹的课程，足足听了一年。他形容，叶嘉莹读诗的声音很迷人，他觉得，她身上有种贵族气息，好像是天生的。在叶嘉莹这样的熏陶之下，他感受到了盛唐的气象，而古诗词的殿堂，也是叶嘉莹带他进入的。

这种多年浸淫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形成的人格，已经无关理性甚至知识，或许只有外界给叶嘉莹的“诗词的女儿”这一称呼，才能精准地形容她的状态。从1945年走上讲台开始，叶嘉莹就这样，不断地沉浸于古典诗词的世界，将自己塑造成了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古典诗词历史。她就这样沉浸着，带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，将这种人格与文化精神不停地传递下去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天以百凶，成就一词人

1924年，叶嘉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。少年时期，她确实拥有一个优越、温暖的家庭环境，总体而言，她的生活相比于大多数人，还是单纯、幸福的。

转折发生在“七七事变”，战争爆发之后，叶嘉莹开始感受到社会的残酷，家庭经济也陷入困顿，身为长姐的她开始承担家中更大的责任，逐渐产生了很多烦恼。1941年，17岁的叶嘉莹考上北京的辅仁大学，同一年，疼爱她的母亲因病去世，父亲则远离家乡多年没有消息。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，内心的安全感被

彻底稀释。日后，她在回忆中讲述，失去母亲，是她人生中第一个沉重的打击，用她自己的话形容：那是一种突然失去荫蔽的，所谓“孤露”的悲哀。从小富裕的她甚至不在意物质上的困苦，最在意的反而是这种精神上的困顿。

万幸的是，在辅仁大学，叶嘉莹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恩师顾随，解决了她精神上的烦恼和困顿。叶嘉莹曾说，没有人会像她的老师顾随那样博学，她也从未见过对古典诗歌如此生动的讲解。从那时起，年轻的叶嘉莹就开始沉浸于古代诗人营造的世界，仿佛找到了精神上的庇护所，而她并未想到，从人生的第一个打击之后，后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打击不断袭来，而越是这样，她与古典诗歌的关系就变得愈加亲近，愈加密不可分。

首先就是婚恋上的失意，叶嘉莹很少对外提起自己的恋爱故事，但人们早已知道，她的家庭生活一直不算如意。1948年，叶嘉莹和交往两年的赵钟荪成婚，说起这段婚姻，她会提到的是，其实自己几乎没有恋爱过的感觉，只是因为对方的恳求，说不结婚他就会失去工作的机会，叶嘉莹才选择了同意，与丈夫一起来到南京。这样草率的决策，确实会为她的未来带来严重的隐患，后来形势变迁，二人迁居中国台湾，不久后赵钟荪因政治问题被捕，叶嘉莹也差点遭遇牢狱之灾。而赵钟荪出狱后性情大变，总是在家中发泄情绪，残酷地对待叶嘉莹，也丧失了工作的能力。

那段时间，为了支撑起自己的家庭，养活两个女儿，叶嘉莹必须从破碎的心情中站起来，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。她曾提到，如果没有古典诗歌的存在，她整个人就会在苦难中被磨碎。幸好，她获得了在高校内教书、与古典诗歌和学生们相伴的机会。

她一生多次迁居，多次失去至亲，失去她拼命想要维护的温暖的家庭关系，却能一次次重新站起。依旧是古典诗歌，为她建立了一个精神上的庇护所，而那个关于她如此沉浸于讲台事业的原因，也似乎有了一个确定的答案。古典诗歌是她的一场热爱，也是漂泊海外的她在心灵上必需的选择。就像她常常提到的《人间词话》中的那句话“天以百凶，成就一词人”，从苦难中站起的过程，造就了叶嘉莹在讲台上的才华与魔力。

用生命回报诗歌

从1979年开始，叶嘉莹经常奔波劳顿，往返于中国、加拿大等地做古典诗歌讲座，她说，凡是中国的大学找她讲座，她分文不取，宁愿免费劳动。1993年，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，捐赠出10万美元的退休金奖励师生。到了2014年，她更是从加拿大归国，迁居到南开大学，次年入住“迦陵学舍”——那座用她的号命名的古雅的居所，并在这里度过了她人生最后一段时光。

回到中国后，她努力工作、带学生，一天只睡四个小

时，却依然保有充沛的精力，让身边的人叹服不已。

这种回报心，不仅仅体现在教书、办讲座，培养后人方面，也有着对她的“恩人”的知恩图报。无论在海内还是海外，叶嘉莹一直将恩师顾随的思想视为珍宝，当年留下的课堂笔记跟着她漂洋过海，一直被随身携带在身边，被她视为“宇宙之唯一”。1974年，她第一次重回中国探亲时，发现顾随已经去世，悲痛中发誓将来会为顾随整理遗稿。1986年，在叶嘉莹的帮助下，40余万字的《顾随文集》出版，后来叶嘉莹手中的那些珍贵的顾随课堂笔记，也被出版成为《驼庵诗话》。她牢牢守住了对恩师的诺言，将他的思想扩散至更远的地方。

如此尽心尽力的叶嘉莹，似乎已经忘记，自己也和恩师顾随一样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有力的传播者。在多年的讲述和研究中，她也对中国古典诗词提出了全新的创见，创作了“弱德之美”这一概念。这个想法，最初来自她对诗人朱彝尊作品的研究，来自朱彝尊年幼时因为生活所迫入赘他人家中，对妻子的妹妹产生的一种被压抑的爱与情感。在叶嘉莹看来，这种情感，是人在礼教和现实的压抑中的一种痛苦的坚守。而这种幽深的情感和表达，也只有经历过多重打击的叶嘉莹才能捕捉与体会。

最终，经历了百年苦难的叶嘉莹在自己的故土上离开了人世，生前，她早已捐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，她已放

下所有的苦难，在奉献中安享了充实的晚年。这种境界，正如“迦陵学舍”门口的那副对联那样：人世已拼愁似海，逃禅不借隐为名。

节选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